



## 最忆元宵分豆时

豆干,家里也没有这个大锅,就直接抬到本村炒豆高手李叔家。这时到他家炒豆的已经排成队了,李婶坐在正烧得红旺的灶膛口,李叔腰际系着“围身栏”,两袖套着“手套”,嘴里叼着“大前门”,双手各拿着大把铁铲子,左右开弓,在锅里不时地上下翻铲着,发出响亮而富有节奏感的声响和满屋子飘逸着的香味总是给我们小孩一种无穷的想象。那绿色的豆干伴着细沙就这样在李叔手里铲子的指挥下不停地跳跃着,直到李叔嘴里的“大前门”烟灰想要掉下来的时候,随着“哗啦”一声,炒熟的豆干已经倒在细密的竹筛中,细沙已经不见,只有少许还沉醉在刚才的激情中。那炒熟的豆干,正静静的躺在那里,红褐色的外皮已经裂开露出了黄色的豆肉,仿佛是满载归来的渔者。这时的李叔俨然是一位船老大,擦一下额头上的汗珠,又燃上一根烟,继续他的第二锅。事后大家给钱人家肯定跟你急,父亲确实过意不去就请李叔喝了一斤的“同春烧”算是答谢。

喜庆人家只是主动将这些豆分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家,其他人就得上门去讨要的,但我们从来不叫讨要,一直就说是“分茴豆”,到现在我们提起讲儿时的这种事情还是美其名曰为“分茴豆吃”。

记忆中元宵节这天绝对是不用去学校读书的,天刚亮我们拿着晚上准备好的袋子就出门了。其实那天我们所穿衣服的口袋已经够多了,上衣上下四个大小口袋,还有裤子的两个前插口袋再加上屁股上的两个口袋,就这样满“袋”希望的出发了。

本村有几户人家要在今年这个元宵分豆,我们心里早就有数了,因为他们盖房子和娶媳妇时我们早就去了好几次,尤其是上栋梁时放爆竹的声音已经在我们的耳边回荡了好几次,迎亲队伍那种排场我们也是过目不忘了。要是其他村有新婚人家我们单就从窗户上的红双喜就可以判断出应该有豆可分。盖新房子的人家总是很勤快的,这天很早就打开大门笑盈盈地迎接着我们这些“远征军”。他们先是竭力让我们排好队,然后在纷杂的喧嚷中逐一用杯子舀起豆倒入我们早已打开的口袋里,有时候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人家装着满满的一大杯的豆,但后来放在口袋里又觉得是少之甚少。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是做些恶作剧来出气,

用准备好的顺口溜在人家门前留下,比如“茴豆分一粒,生个弥勒佛”“茴豆分一双,生个野祖宗”之类的。那些大方慷慨的人家我们也会用饱含祝福的声音来表示感激,比如“茴豆分一杯,生个丈夫婿”“茴豆分一杯,生个双生婿”。这种童音飘荡在早春柔和的阳光下,何其美好啊,尤其是那些腼腆的新娘子听了以后心里美滋滋的,绝不后悔。但新婚的总是等到门外站满了小孩子才开门,发豆的往往就是新娘子自己本人,看上去尽管是睡眼惺忪但也是满脸的幸福,新郎官可是不管这些小孩子的事。虽然难等我们也愿意,因为新婚人家分的不仅是这些豆,还有甘蔗,豆里往往夹杂着一些花生甚至是很奢侈的“油泡枣”,这种甜品是只有去舅舅家拜年的路上才能偷吃到的美食。当年我们只有提着装有此类食物的“包头”去走亲串友,这包头用粗糙的“纸蓬”包装成立体的六个面的梯形,上面放上一张红招牌纸,最后用丝线系牢。我们经常用手指头从中拈出好多美食呢,而后恢复原状,大人们一般是不会发觉的。

这些新婚燕尔沉醉在幸福之中往往也有睡过头的时候,我们实在不耐烦了也有办法让他们起来。这时候我们就喊着准备好的顺口溜提醒他们,比如“茴豆不分,有子无孙”这句还好,其他的就更伤人心了“茴豆不分,绝子绝孙”,这句就有点过急了,一般的新人听到不跟你小孩子计较敷衍过去就是了,可是有些就恼火了。有一年也是春雨绵绵的元宵,我们去了邻村的一新婚人家,遇到类似情况,我们故伎重演,年龄稍大的孩子喊前半句,我们小的喊后半句,一呼一应,在淅沥的雨声中更为刺耳。我们喊了一遍又一遍人家终于开门了,满以为终于征服了人家,可出来的新郎官一脸的怒气,手里握着一根门冲将出来,嘴里还不停的骂着我们些“小流氓”。我们逃命似的奔跑起来,连分到手的很多东西几乎丢个精光。

在元宵节前后那几天的时间里,我们的嘴角老是长包的,从红色到紫黑色,上火了从不去看医生,几天时间就自然消失,不像现在的孩子那么娇嫩。那几天课堂上的声音也是很特别,当老师转身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教室的咀嚼声骤然而起如同一阵春雨下到屋瓦上。那几天教室里的“怨气”也特别大,来自谁的身上连老师也都无法考证。



黄吕群

小时候春节是最快乐的一段日子了,吃罢丰盛的年夜饭,接过渴慕了一年的压岁钱,正月初开始就跟着大人吃祠堂酒、拜年酒,这种快乐一直延长到元宵。元宵这天大家最惦记的就是“分茴豆”这件事情。

我们老家是渔乡一直有这样的习俗,谁家盖新房或者娶媳妇,为了喜庆和图个吉利,那么在元宵这天就要分豆给大家。娶媳妇的男方家里只需分发即可,新娘子家可就够忙的了。这种豆就是用晒干了的蚕豆焙炒而成的。这时候就得用上一口大铁锅,我们称之为“两尺二锅”,这不是一般人家里都有的。记得大姐出嫁的那年我们家买了好多的

## 小牛

林光军

我出生在藻溪婆婆石旁的小山村,父亲是小学教师,母亲是个勤劳善良的农村妇女。父母共生育我们兄弟姐妹六人。

记得一年冬天,为了增加家里的收入,父母商量与邻居合伙购买生产队的一头即将“退休”的老牛。第二年春天,老牛怀孕了,两家人都很高兴,由于我们家缺少劳力,便和邻居商量将即将出生的小牛转让给我家,老牛归他家。到了年底老牛产下了一头小母牛,我们全家人像过年一样高兴。爷爷奶奶凭着自己多年经验照顾老牛和小牛的起居,而我们小孩子们则盼望小牛快快长大一起玩耍,父母更是希望小牛早一天为家里做贡献。

到了第二年的秋天,村里人说我们家的小牛该去学耕地了。为了稳妥起见,父母亲专门请了隔壁村的朋友老曾叔帮忙,他介绍了他的江南垟朋友教小牛学耕田,经过协商确认小牛的牛租不到成年耕牛的一半。秋天的一个早晨,天还没亮,老曾叔就把他的江南垟朋友带到我们家,母亲和奶奶起早升火做家里最好吃的点心招待他们。当客人要把小牛带走时,爷爷奶奶和父母亲一再嘱托要照顾好小牛,不要让它太累,要准备足够的好料草,让它吃好睡好,平时在教她耕田的过程中竹鞭打轻点。我们一家人高高兴兴地把小牛和客人送到大路旁。秋收开始后不久,家里人早出晚归忙着秋收冬种,实在抽不出人手去看望小牛,再说由于当时交通不便,父母只能委托老曾叔打听小牛的近况,过几天传回的口信说她过得很好,请放心。过了一段时间天气渐凉,秋收冬种也差不多了,我们指着头盼望小牛早日平安归来。终于临到冬至前几天的一个下着小雨的傍晚,老曾叔带着他的江南垟朋友和小牛来到了我家。当我们在门前院落看到小牛时,大家都傻眼了,这哪里是我们家原来的小牛,瘦得皮包骨,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好像稍微碰一下就会摔倒。爷爷奶奶很生气,母亲看到小牛,眼泪忍不住地往下流,父亲和我们几个兄弟赶紧护着小牛到牛棚,铺下最好的稻草,拿出最好的饲料喂它吃。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理和精心照顾,小牛又恢复昔日的雄风。上次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家小牛暂时还不能交给陌生人耕地,商量之后决定交给我们的亲舅舅。经过舅舅细心调教小牛逐渐长大成熟,成为我们家的一员壮年劳力,为家里增加收入做贡献。平时姐弟六人在学校读书期

间都是由奶奶和爷爷照看小牛,因为母亲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要下地干活,父亲只有在课余时间帮母亲干农活,只有到了周末和假期才把小牛交给我们,我们几个兄弟便争着带小牛到小溪边、山坡上、小树林里放养。小牛看到我们会像见到老朋友一样高兴地摇摇头,在大路上远远看到我们会嗷嗷叫。轮到我们放养小牛时,大家便早早起床洗漱,吃了早饭赶到小牛居住的地方,小牛早已站立牛棚迎接我们,我们帮小牛系好绳子,打开围栏大门,小牛自觉地低下头让我左脚踩在它的脖子上,然后经过哥哥们的帮忙我顺利跨上牛背,出发时小牛位于中间,前面一个牵牛绳开路,后边几个谈笑风生,坐在牛背上的我像凯旋的勇士一样威风神气。春天,我们和小牛相约在希望的田野上,小牛在田埂边慢慢地享受嫩绿的小草,我们在田间抓蟋蟀、挖泥鳅;夏天,在小牛泡澡的小溪伙伴们分成俩拨打水战,欢笑声和打闹声混成一片,当水撒到小牛身上时,它也高兴地摇头晃脑;秋天,小牛在田间劳作时也会忙里偷闲,陪着我们在空旷的田野狂奔乱跑,为丰收的喜悦增加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冬天,大伙跟在小牛屁股后边使劲拍打,希望她早点拉出牛粪,当小牛拉出大便时,调皮的伙伴就拿着鞭炮插在牛粪上,点燃的鞭炮和牛粪炸开时场面不但刺激,而且非常壮观,有时牛粪溅到身上大家都毫不在乎。小牛有时也会耍点小脾气,有一年夏天我一个人看小牛时,在过丁埠时胆子小不敢走,我为了省一段路程拼命拽它,它来脾气一下子把我拱到溪里,而它自己也跳到溪里拼命地往对岸游去,当它游到岸边快上岸之际我生气地拿着鞭子要打它他时,却不时摇着头向我赔不是请我原谅。儿时的乡村小道上、小溪边、田野里到处都留下我们和小牛一起玩耍的情影,童年岁月也因有了小牛的做伴,而增添了无穷无尽的快乐。

由于时代的发展变迁,父母面对我们兄弟姐妹一个个长大,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便把家搬到镇里,我们和小牛之间接触的机会便逐渐减少。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家里逐步脱离农业生产,小牛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也越来越不如从前,后经家人商量决定把小牛卖掉。虽然一家人和小牛建立了很深的感情而依依难舍,但现实不得不让我们和小牛分离。

当客人真的把小牛带走时,全家人和小牛无不泪流满面的。小牛走后,我们都很难过,奶奶和母亲好几天都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 苍南古桥

一座桥,诠释着一方水土一方人的文化内涵。古桥之美,不仅在其功能和造型,也因其早已在长久的生活中演化最美的一道弧线。古桥经过风吹雨打,经历岁月洗礼,虽然沧桑但屹立不倒,千年不腐。本版将陆续为大家介绍苍南的42座古桥。

## 渡龙宋桥



位于灵溪镇渡龙村。建于北宋熙宁六年(1070年),为单孔石梁桥。东西向,跨渡龙内河道,长4米,阔约1米,桥面由三条石板并铺而成。桥墩两侧块石垒砌,并遗有水闸石,券面石梁一侧刻有建桥年月题记。为苍南县文物保护单位。

